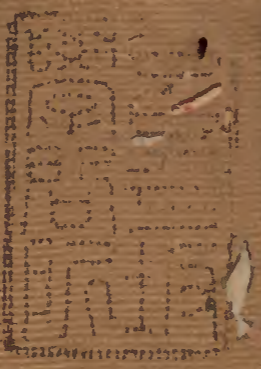


焦氏筆乘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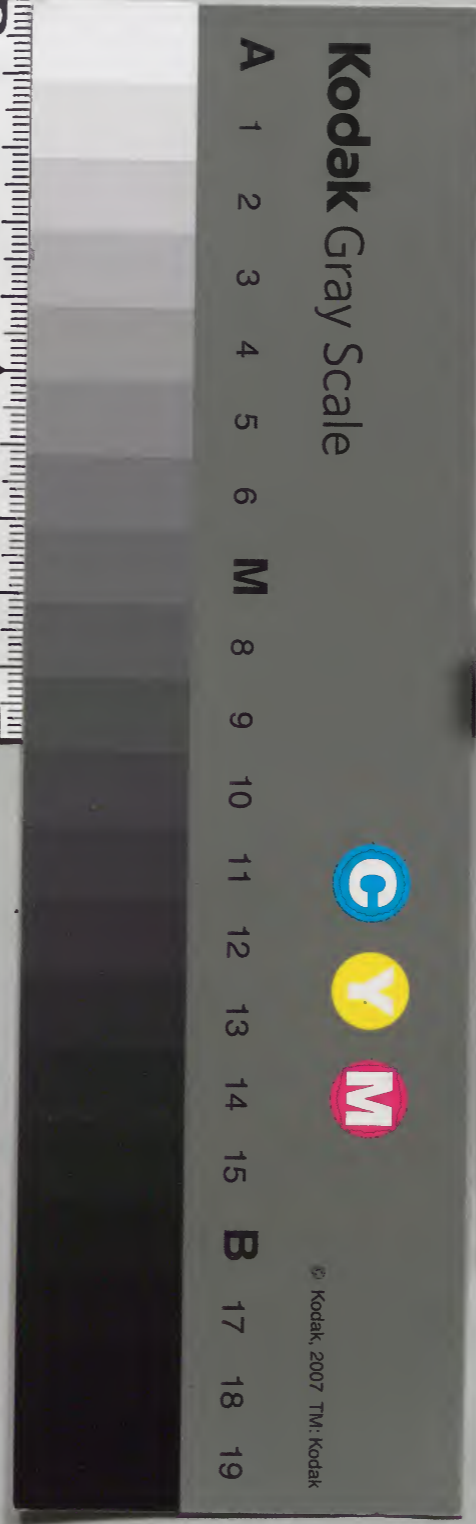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三	二	
		五	八	
四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漢
〇	五		
函	三		書
二	二		
〇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28
冊數	4 (3)
函號	307 245

廿四本



焦氏筆乘總集卷一

子文庫

焦氏筆乘總集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有所

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卽有亦未嘗不無此又
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
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
之起卽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
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
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
易散顏氏贊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必
品而異者其恒也性有恒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
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
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
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
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
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
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

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
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
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當離末而求本
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
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

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
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
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
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
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

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皙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子即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即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皙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爲默識耶

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縱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

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縱心乎
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
莊旦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
示人也不出其位即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
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絀
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
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背爲

之輪其用法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
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
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
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
其庭不見其人也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
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
體絀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
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
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

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卽不無千慮一中中以億也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繇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反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

焦氏筆乘 卷之二
異矣要之知卽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玄泯絕
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
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
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

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
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
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
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卽
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
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
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
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
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

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既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弊弊焉取而爲之愈爲愈蔽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爲非我之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

離意意卽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
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

斯爲何物未信何繇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
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
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
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理而不信無
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
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
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

則不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
也不彌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誣其身知名空而乃不
辭其名也

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
猶成二也不可
得而聞
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

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
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
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
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目也故可爲人
師

孔子見南子諾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盼之召所
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
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
中壻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泆之事聖
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有學道者久未
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
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
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
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岐克
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

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岐於已則天下外矣克夫已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已矣而又言由已何居已之爲已無不自由而有已者恒失之故克已斯能由已也關尹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已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已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

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
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
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
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而相尋於博物其耻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
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
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微生名畝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玄皆言卽尾
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
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
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
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
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
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

魚以筆乘 卷之一
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
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
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
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
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
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
而非博學不能成約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
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脩春秋自魯
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
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
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
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
說古矣

君都而臣拂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
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

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

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欵一吐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微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囿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畀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卽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

已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觀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已人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盼之爲人何如哉
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
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
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
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
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
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敏者莫措
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
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
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卽易之
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
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歿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有
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
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
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
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

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
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卽道無體無方
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
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寔非
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寔
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
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
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

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
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
不動則心尚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顏曾爲
一道也

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
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
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巖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鑒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特特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真悅也苟離性而爲學矧方爲圓以鳧企雀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慍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

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已而不知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

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糠粃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與其進而求之也求之

魚氏筆錄 卷之一
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真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祗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疇咨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焉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恃道而豐成之在人非望道而歉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

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
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
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
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
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
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
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卽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
影事耳非真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

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
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
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
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脩者皆孔曾之
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
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
不知其卽爲道舍無妄而更求自成妄也故曰
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

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爨火滅飢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卽火也則終於飢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賢於人耳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傅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傅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知恭知恭卽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道者弃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

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概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以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三事其脩行之占與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

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有白必有淄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淄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雖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贖
贖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
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尚嫌少在味其
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懵不知
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
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
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
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阨窮抑已甚矣一則
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蘄勝
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
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
非求之孔顏求諸已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
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
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
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

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
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
者真悟多卽一一卽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
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卽其言
而竝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柰何文滅質博溺
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
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
不蹈此者幾希

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
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
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
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孟之下而無所
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
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焚焚皆爲妄
想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水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真行住坐臥冥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真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

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卽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已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已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示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况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

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真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已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答間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着任緣之解旣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答曰若見寂然卽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已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

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

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

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

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
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
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
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
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脩道也
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
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玄此命之說

也居見聞之地卽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卽思
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
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
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脩是道
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
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在矣而戒慎之恐懼之
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
倚於情夔夔齋栗不敢維一絲焉所以慎之也慎
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

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觀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

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至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

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脩哉致與脩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真致矣無所脩之脩斯真脩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

生神無方故彼即我我即彼也易無體故小即大即小也未嘗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為皆喜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

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爲至道不能之則爲至德以至德疑至道冥其情以反乎中之謂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哀無喜怒哀當哀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爲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卽知發爲未發可以觸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爲不位不育淨名經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衆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

魚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三
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
有異飯豈有異異自天耳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
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
於曾子矣臨濟初視黃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
曰由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至此黃蘗亦不能逃於
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
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
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
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
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
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
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
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卽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閒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間真當日

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茗冷燈殘形骸忽
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日之氣曰
人之旦也一夢甫終諸緣未始靈臺恬曠虛白自
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瞥地一下何
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
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
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
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
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
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
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
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
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
其鄉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
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

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即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已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之體與夫辨限亦舍限寸者非貴乘可也
孔子曰辨限亦舍限寸出人無私莫味其漸也
八限盡亦聖人之道無私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紬老子老子亦紬儒學紬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紬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

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昏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劔抉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

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
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世寶
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揜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
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
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馬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
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
有裔夏寶無裔夏也况裔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
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

一噓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
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
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
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
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
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
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
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

圍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
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
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
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
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
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
仙人外道國王婁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
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
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
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
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
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
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
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

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
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
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
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
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
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
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
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
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巖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
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有悟
始禮謝馮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
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
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
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
經頌云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
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
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却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卽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真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
迷有沒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清淨真
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
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
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真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
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
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
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釋
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
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
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體本空動止本一由吾
目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
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
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
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
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
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
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
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
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
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
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

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
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
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
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脩爲曰無始以來無脩
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
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
何了

集氏筆要卷之二
起信論云脩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
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
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
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
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
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
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
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
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
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歿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
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
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
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

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
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
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歿由觀塵
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
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
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
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
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
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
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
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
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
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
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
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真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真性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歿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覩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

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
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
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
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
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
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
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
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

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
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
余曰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
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
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
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

問悟真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卽
得無疑曰旣謂虚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
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

佛氏筆乘 卷之二
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
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
堪任乎答曰不能汗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
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
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
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
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
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
隨宜可便

同古人雖言無脩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
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槌臂
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
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
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竝是說
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
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
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
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

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真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灑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

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世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即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為遮具種種功德為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

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即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即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即是真識無有自性即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即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即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即此一心更無所念即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即如來藏即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真知無念之理

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歿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土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祛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

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
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無
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
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蜚射影能
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
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
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
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
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
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
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
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
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
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
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此
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

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
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
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
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
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
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
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
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

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
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
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
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卽是菩提
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無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
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
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
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
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
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
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
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
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
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
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
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

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
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
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
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
旣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恒一余
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
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
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

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愍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墮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卽墮凡

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着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卽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

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衆生又了念卽空
無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
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
此興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
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
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
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
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真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
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
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
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
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真趣華
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
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
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
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
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
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
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
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
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
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
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
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
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歿而證涅槃目擊
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
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
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
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
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
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
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

無以筆弄 卷之十一
三三
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
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
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
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
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
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
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禿魄我獨燕處超然卽
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
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
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
約爲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
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
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
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
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

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
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即於比處有無我
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
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
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
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
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
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

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為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
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為異彼般若
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真即成
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
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
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
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即如來藏淨名即觀身實
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

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
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
真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歿由真實故
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歿成涅槃迷真實
性有卽涅槃成生歿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
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
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

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
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
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
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
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
成疾醫不能療瑱善書嬪人殷禱善寫人面瑱畫

王寵姬而使倩畫王北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
是固宜歎於是恩情頓斷歎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
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不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
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
如故

有僧中夜起誼踏一站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
懊恨不已誦往生呪及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
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論問東方已曙視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
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
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却將紛飛
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
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
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

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日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

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

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日目

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

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

壁可以人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

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

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

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

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竒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

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

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

來相干耶

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

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
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
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
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
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
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
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
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已乃又言克已何耶蓋未悟
者當爲已知已矣又當克已余曰克已所以爲已
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已乃能
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
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
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
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
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
佛者既未躋其域佞佛者又第啜其醜執着名相

違戾真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
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
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
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
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
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
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
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
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
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
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
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
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
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足漏泄不少
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者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
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
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
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
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
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
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
致茲得失

智巖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歿之際晁太
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
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
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
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
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歿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
乃修玄玄修旣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歿乃學佛
佛慧旣成卽知我本無歿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為利心豈其絕無生
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
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
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為死生所動雖曰不動
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
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三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譌詔顏師古於
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
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
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盼所定書于天下
學者賴之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竒字世所

魚氏筆乘 卷之三
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錄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師德鄜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

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
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柰何將一楪槌餅與
之曰童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
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
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
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
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
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
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
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
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
祇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
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
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
驛將碎事徒沈却聲名若向州縣道你卽不在生
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其行事皆此
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
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秦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
搽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刳宰待
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寘
董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
聞之大怒粹婦人至市具疏其事俾刃而逸人義
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
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
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

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
不衰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
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旣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
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
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
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閭井桑麻易之他姓
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于門側召
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

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婿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况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永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

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
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
主也猶能容納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
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
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髡優孟之
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
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

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旣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
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
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
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
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
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
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
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國之
棟梁旣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
在謬陟烟霄殊非審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
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
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蕪軍營要寬私第不顧
喧騰於衆口唯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
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
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
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
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

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淵
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
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
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銜趣時
之伎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
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
安衍覽之大笑賜絲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聞
在珣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
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揚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薄上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絲時繼室代荅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迕格白赫易夕擲斤折喑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爲鈎坐客均探各摠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鈎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糴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糴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

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竈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尚馴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為遷本書也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光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况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

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即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

州閩越今福州昔句踐之裔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丘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荊州權以備領荊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

焦氏筆乘 卷之三
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
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爲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
干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
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滸
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
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
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
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冀太上
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
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
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
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
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
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卽肆諸市朝是已肆

諸市朝者磔也梟也皆以戮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罄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竄殛之類以代真刑是爲不施也

二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寔使之也說者謂疇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竝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竝爲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鏗父也刺蒲日有赴愬

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處血卽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
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
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
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
儒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
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
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阨者蓋一時
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心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
也其所焚者乃一時羣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
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
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
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
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
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
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荷誤作河

禹貢導荷澤被孟豬入于荷溢爲滎浮於淮泗達

於蒍本同一蒍字案說文蒍字音柯注引禹貢浮
於淮泗達於蒍與導蒍澤同則是達於蒍非達於
河也許慎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
改蒍爲河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
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傳會
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
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蒍澤下
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
作蒍工可切水出荆楚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
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瀝爲
滎會于蒍注於泗則河爲蒍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睢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
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
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
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
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
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
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
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
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
如前說為近雅也

亢倉子櫛杙

亢倉子即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
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修亢倉子九篇

乘櫛杙元吾丘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
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
言之耳古人有所著作而托於人以傳者不可勝
數然其意與劉炫偽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攬賞
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庖言謂亢倉子為偽書蓋未
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禹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人因改篆為隸遂

傳以筆類 卷之三
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
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
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游觀詩

韓翃仙游觀詩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
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
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冷系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

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
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
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
漢魏迄於晋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
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晋太熙元年
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
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
宣與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
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

焦氏筆乘 卷之三
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
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詰訓又注黃帝
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
子非僞書一證

尚書叙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
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
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
也已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

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
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
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模擬終無以得
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
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
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
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
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

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為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訂吳公泚菴依仿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叅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鍠觀卧美人詩落釵猶冒髻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

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
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
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
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
則有亂兵

芴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日月二日以徃月

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霸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
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
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
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旣無預律歷又
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歷者於星
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
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

律呂相生不至苑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巳之意旣巳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卽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且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為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為

衆宰相以其與先儒違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為題者以竹為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為王芻泣試者指為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為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

魚氏筆乘 卷之三
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
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
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
遵之母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
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
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荅聖人正舉末明本豈
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靈光
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念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忽徐鍇曰說文無忽字
至心部念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念字從心從介其
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
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
傳寫魚魯相變間失聖賢本指甚多而不可究詰

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為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為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

營田戶是融本語 如此棄地即為公田矣案此名營田

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為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為之趙克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為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鍾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為作也與始作翕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卷六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

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辯

李願云六氣者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沆瀣并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黃之氣是為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
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
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
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卽搏扶搖
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
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
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
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
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却自盛行於世如
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
非指非馬豎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惟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

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旣清他政自舉近蘭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畫爲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爲京兆尹時 武廟南巡有太監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爲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

集此等事 卷之三
也其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
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
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
劉參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
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傳如童蒙時無
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縉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
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王三原都御

史先生至京見一閣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閣老恠
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
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寧有此耶又
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
更衣而出後來勲業却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
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台下副使李
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
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為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
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
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
驢馱謂之穹運某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
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于一時故古人貴
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
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
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俟
下祭債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
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
應曰某有鹿即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
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
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為賊而資以守典
以止戈為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為乏而定伐惡

魚氏筆乘 卷之三
之謀以皿蟲爲蠱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頡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
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
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
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
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
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
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
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
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
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
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
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
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
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
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
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
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
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
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着象耳目者彷彿象而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

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督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魚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一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
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
嗚訶笙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
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
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
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覩金
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
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穿當如醉人
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
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尚書古文

余嘗疑尚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
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中一篇
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
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
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
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
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

尊偽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恐使僞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僞恐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者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

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
驚嘆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
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
孝文竒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
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
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自六國
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
所作非全書也

顧篆論易

唐人顧篆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
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
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
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
餘家驚精于擲擲匱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
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策
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
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
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

邇不為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
體物理為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內取諸身者
以象焉得樞于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
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
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邃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
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
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
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
宋儒所僅見者特為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
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
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
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
必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
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
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
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
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
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
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
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
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
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
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
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

魚氏筆乘卷之四
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

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學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象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焚焚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采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

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
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
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
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卽今
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
徵前事爲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
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
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艷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
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
內典袈裟字作笔笔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逍遙
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
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爲二制一爲余
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一爲余座主許少
傅吏書贈太傅謚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
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
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
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 今上冊

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
月余有語云矧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葛
藟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
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
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
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
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
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

魚氏集卷之四
六
皆今作邕者非謝朓字玄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
名朓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
其名爲少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兩個个
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栖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
相似而誤 謂巾爲少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
虜驟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隄吾徐引去
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

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砲名大
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
子三人應募砲發聲震天羣虜皆爲齏粉聞者自
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
呵因大詬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
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
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
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
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

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籥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潜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灤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棄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 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鄆縣教諭

夏公德量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寧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湖上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旣歸發書意以家爲托

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
養育教導如已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
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
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
可讀其全文見董道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
菖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
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焚焚或以爲逸少或以爲

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
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
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闍人梁
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
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
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
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

魚氏筆乘 卷之四
十惡二闋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摺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韋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旣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

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于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

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証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

魚氏筆乘 卷之四
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
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
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
爲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
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哲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
歸來緜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
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

薇見史記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
氏武宿夜采齊狸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
之外轡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
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玄辨
樂論及隋樂志八闕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
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
夏納夏童夏齊夏族夏械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
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
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

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蟻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



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苟
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
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
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
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
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
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旣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丈夫君子凡
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弓旣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旣順乃讓乃揖乃
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旣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
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
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鷓鷯相
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
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
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爲稱雙名既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鰕魚

鰕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鰕似蛤偏着石廣志云鰕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卽石決明肉芴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鰕魚而光武時張

角日筆乘 卷之四 十六
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鰻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鰻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金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恠此能獨完是也鑊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珍典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

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鳩枝間

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並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云滑憶雕胡飴香聞錦帶羨溜匙兼暖腹誰欲致孟嬰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嫻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鉉字楚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

魚氏筆苑 卷之四
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鍇名同楚金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宮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鐘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卽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異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

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
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
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
舶夾雙櫓中流鶯鶯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
象自別知雕績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
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
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
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
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即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
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
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
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
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
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

魚氏筆乘卷之四
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
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
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
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
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
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
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
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
乃於東室見古畫皁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
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
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
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
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
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
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稅祖好書命使盡取
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

歐陽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稅祖甚悅卽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干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干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蓋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垂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干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魚氏筆乘 卷之四
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
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
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
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
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
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恠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
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懍然不敢恣疾漸差昨見范
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
分天地之和和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
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
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
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
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
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
公之賢公之鑄勉如此况他人乎

易贊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簀一條真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簀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按史記范睢傳睢佯死卷以簀置廁中簀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簀簀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簀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眩者也禮寢簀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簀歟非謂此大夫之簀非

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簀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簀也倘大夫士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于將死而不易其于禮制無不可也明矣

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于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為氏酋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為氏至苻洪以讖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苻者誤

庾死

庾死之庾音愈在麋押病也詩交相為瘡與庾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庾

權酤

漢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說

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
徇蓋榷酒之法作備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
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
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投醪江
流見者撫膺榷罌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
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
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
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搜邏之
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圜甚至中下之家
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
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
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
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來陽縣

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曰云是倫春紙曰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橐浦拜反冶鑄者爲橐以吹炭卽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橐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鈿筩

趙廣漢教吏爲鈿筩鈿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筩竹筩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餅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

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二千
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
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箴石

漢書執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即石箴古所謂砭
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
在而砭絕矣

令甲

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為律令經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

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
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
業為贊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
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
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為不可公笑曰老夫
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子無怒
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

魚氏筆錄 卷之四
者占一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既相如
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
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慧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
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
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
食或以燥濕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
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
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
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况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
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
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
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
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
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埽地盡矣乃若糊
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

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此啟

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
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
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
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
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
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
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
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
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
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
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
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
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

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

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卽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

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
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竒其
辭又江表傳丹陽刁玄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
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
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乎但知為符瑞未
明言其為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
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
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
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為之擊節嘆賞曰昔讀

公錄知紫電清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
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
處蔡氏以為恠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
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
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
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稅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

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終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
礮火并騰光而赫羲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
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并沈熒於幽泉高焰
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
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
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
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

指四臣四行

天顛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
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
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
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
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

